

文章编号: 1673-2804(2011)04-0104-0003

蒲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社会语言学阐释

曹旺儒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焦作 454000)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 蒲城; 方言; 地域文化

摘要: 社会语言学将方言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 是在特定区域内使用的语言, 因此它有着很强的地方文化特色。本文拟对蒲城的一些方言进行解析, 旨在进一步展示蒲城的文化内涵和淳朴、豪放的民风。

中图分类号: H176 文献标志码: A

蒲城县位于陕西关中东部, 它北接黄土高原, 西南是浩荡荒漠的卤阳湖, 地域广阔, 群山逶迤, 精英辈出, 清代军机大臣王鼎, 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北领袖井勿幕, 水利专家李仪祉, 抗日名将杨虎城, 皆为一代风流。国家授时中心位于蒲城境内, 也就说, “北京时间”从这里发出。唐十八陵中有五座帝王陵墓建于此。县城内有南寺唐塔、北寺宋塔, 清代考院, 六龙壁等许多文物, 其地域文化灿烂, 文化积淀深厚。蒲城方言属北方官话下属的中原官话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 是反映文化差别和变迁的重要指标。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的功能不仅在于交流, 更多地是传递其蕴涵的文化信息和价值^[1]。对方言进行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揭示汉语发展的规律、推广普通话, 以及研究现代汉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有重要的意义, 也具有深刻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本文拟对蒲城的一些方言进行解析, 旨在进一步洞察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众的文化心理, 展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蒲城人胸怀远大, 性情坚毅, 勇于任事的品格。

一 理论基础——言语社区

言语社区是指在某种语言运用上持有某些共同社会准则的人们的集合。^[2]

Bloomfield 较早的提出了“言语社区”的概念并进行定义。他指出言语社区的基础是讲话人之间的频繁的人际活动, 言语社区的界限是由交际密度的减弱而自然形成的。Gumperz 进一步发展了 Bloomfield 的思想, 言语社区是一个言语互动的场所, 社区成员不一定都讲同一种语言, 但是, 每一个言语社区都有一套自己的交际规范。Labov 强调言语社区的首要之处在于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Hymes

进一步指出言语社区具有相对性, 因为言语社区就是一

个集团, 集团是一个相对

概念, 只有与相关团体相比较时才能确定。语言学家 Bernard Spolsky 指出“正是由于某一特定群体隔离于社会, 他们的言语或方言相对而言才不会受其它群体影响。”^[3]

二 蒲城方言与地域文化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的产生和传播虽然不是依靠文字, 但各地民俗均涉及方言词语, 而且总是先有民俗, 后有概括它的方言。

民俗文化是地域方言产生和发展的底座和根基。^[4]不同地域的语言, 总有一些特色的东西, 蒲城方言自然也不例外。地域方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其中, 词汇是语言要素中变化最频繁、最迅速、最活跃的因素, 它也最能反映民俗文化的内涵, 因为民俗词汇是民俗与方言的结合体, 有典型性与凝固性。因此, 笔者将重点讨论蒲城方言的词汇特色。

1 蒲城方言的词汇特色

罗常培先生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 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 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5]。在语言诸要素中, 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紧密, 它反映和折射社会文化, 同时社会文化发生变化, 也首先在词汇中反映出来。

(1) 古汉语词汇的沿袭与应用

目前蒲城方言中有大量的古汉语词为人们所使用, 如: 言喘, 意为“说话”、“吭声”, 也可理解为“传达”。如“过了年, 去深圳时言喘一下, 我跟你一起过去。”“言喘”实际上是同义复合词, “喘”也有“说话”之义。《荀子·臣道》:“礼义以为文, 伦类以为理, 喘而言, 臆而动。”杨惊注:“喘, 微言。”先后即妯娌。《辞海》—《汉书·郊祀志上》:“神君者, 长

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颜师古注:“孟康曰:‘兄弟妻相谓先后。宛若,字也。’师古曰:‘古谓之娣姒,今关中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之为妯娌。’”章炳麟《新方言·释亲属》:“山西太原以南,兄弟妇称先后。”比方说妯娌之间关系要好时说:某某家先后们都很和睦。班固是关中人,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关中方言是很正常的。

啾 chūn, 去声, 是舒服的意思。蒲城人常用它表示舒坦, 称心如意。《诗·大雅·崧高》:“申伯番番, 既入于谢, 徒御啾啾, 周邦咸喜。”毛传:“徒行者, 御车者, 啾啾喜乐也。”郑玄笺“啾啾, 安舒, 言得礼也, 入国不驰。”蒲城人把生活舒适、事情办的好, 用“啾”来表达。如“日子过得啾啾和和。”也叫“啾和”, 如“事情办的啾和。”指恰到好处, 也可以说成一个字“啾”。

儻 biao, 阴平, 即, 快速行走, 如“老王走路就是快, 西安到灞桥二十多里路, 半天时间他儻了一个来回”。这一方言在诗经中就有,《诗·齐风》云:“文水滔滔, 行人儻儻”。

蒲城人称小为“蕞”。如蒲城常说:蕞个子, 蕞娃等等。即, 个头矮, 小孩。王充《论衡》:“蕞残满车, 不成为道。”“蕞残”指小而残缺的文章。

还有陕西名吃“面蘸蒜”, 蒲城人却说“蒜蘸面”其实, 这是古汉语的被动句式, 今译为: 面蘸于蒜。“肉夹馍”也是同样的道理。

蒲城方言中的古汉语词是其方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既保持自身的特点, 又继承古代关中方言成分的结果。蒲城方言中这样的词语还很多, 恕不一一列举。

(2) 独有的地方特色词汇

“扎势”是蒲城方言中的一个经典词语, 意为“炫耀自身”, 俚语曰: 笨狗扎的狼狗势。“扎势”两个极简单的字, 形象、逼真、贴切, 传神入画地刻画出某些人摆架子, 或者虚张声势的神态。对生活中那些耍大牌、摆架子, 虚张声势, 甚至耀武扬威的人, 任你用什么词也难叙其意, 而一个“扎势”, 活灵活现, 言简意赅, 入木三分, 即便是不懂蒲城方言的人, 相信也必能心领神会。扎势的人大都底气不足, 缺乏自信, 并且最终会被“势”所扎、所害。表演结束, 留下的只是笑谈。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的“穷扎势”, 当地还有专门的歇后语——“王八蛋, 狗尾巴上挂鞭炮——你就扎势吧, 有你的好看呢。”

“吃汤水”是蒲城农村“吃席”的代称。旧时当地举办宴会时, 菜肴以汤为主, 且用碗盛, 故称席面为汤水, 现已逐步改为以炒菜为主, 但称呼仍沿用旧习。

“搅团”顾名思义其制法就是搅成的团, 是陕西关中等地民间的家常便饭。搅团, 搅团, 关键在于一个搅字, 俗话说: “搅团要好, 七十二搅”, 也就是说搅的次数越多, 做成的搅团越均匀越好吃。

“暖房”男子在结婚前一天要找一个家中有儿有女的男人在自己的新床上睡一晚。在蒲城称作“暖房”。

“墓生子”即“遗腹子”它直接指出父亲入墓后, 孩子才出生这一客观事实。

还有在蒲城把昨天称作“夜来”, 把生孩子叫“拾娃”, 叫爸爸为“大”, 把爸爸的弟弟称作“大大”, 爸爸的哥哥叫伯

(bei)。把凑份子称作“行门户”, 把红白事帮忙的人称为“厢封”。像这样的特色词语还很多, 恕不再列举。

在蒲城方言中还有一些特殊称谓, 洋溢着淳朴的乡韵人情味。试读这段农村两妇女的对话:

“呦, 他姨, 啥时从县里回来的?”

“夜来(昨晚), 咋, 我娃上学去啦?”

“快甭 biao(不要)提(说)你娃了。你去县里才几天工夫, 这娃一天问八回, 我姨咋还不回来呢?”

“娃对我亲(小孩喜欢我呀)。”

“外(那)没错! 不过你娃这番(现在)更丢心(放心)不下的是托你捎的啥辅导书。”

“我娃的话就是圣旨! 你看, 我这不一抢早(早晨早点)就给娃送书来了。”

“这叫我和我奈(那)口子(我的丈夫)咋(怎么)谢承(感谢)你呀!”

在蒲城把邻家的孩子称为“我娃”, 而对方也把自家的孩子称为“你娃”, 这种特殊的称谓传递出蒲城和睦的邻里关系和健康纯洁的乡土人情。

(3) 有音无字的词语

在蒲城有音无字的词较多, 笔者在此暂用○○代表, 并在括号内作简要注释。例如: ○○(土坯)在蒲城叫“hu qi”, ○○娃“mu mu 娃”及婴儿, ○(头)sa, ○○(肚脐眼)在蒲城叫“bo bo”, ○(大)在蒲城叫“tuo”, ○(鞋子)称作“hai”。蒲城人把红白事中的鼓乐人叫做○○“gui zi”, 且其量词不称“个”而谓“口”, 如: 叫几口“gui zi”。

2 蒲城方言的语法特色

(1) 子尾音的运用

蒲城方言里带子尾的名词, 有的在普通话里也带有。如: 钉子, 辣子, 胡子。有的在普通话里不能带子尾, 如: 女子, 单子, 洋柿子。还有的在重叠词的后面带子尾, 表示小和可爱, 如: 碗碗子, 瓶瓶子, 布布子。

(2) 词语的重叠

词语的重叠表示计量方式 如: 韭菜卖捆捆, 铅笔数根根等。

词语的重叠表示物体的式样 如: 块块煤, 毛毛钱等。

词语的重叠后表示小称 如: 碟碟, 碗碗, 锤锤等。

词语的重叠后产生新的词义 如: 鱼——鱼鱼, 一种面食。

词语的重叠表示专指 如: 肉渣渣, 布包包, 鞋带带等。

词语的重叠形容词起生动性和强调的作用如: 冷冷的, 低胖低胖的等。

(3) 代词的特色

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在蒲城方言中不用“们”来区分, 而是靠声调的变化来区分, 单数形式的声调一般为 53 调, 复数大部分为 31 调(如: 我、你、他)或其他形式(如: 我的、你的、他的)

指示代词。近程叫这搭, 中程叫兀搭, 远程奈搭, 更远程叫兀头头。

(4) 副词的特色

蒲城方言中的程度副词数量很多, 如: 最、稍微、越来越、特

别、怪、太、很、冷、美、咋等等。如：美得太太、燎得太太。“太”或者“太太”后置表示非常的意思。再如：“很”在“得”后和“得”连用，如：烦得很。还有“最”字可以不放在形容词前而置于要修饰词之前。如：面条最好吃。蒲城人却说：“最面条好吃。”

还有万能量词“个”字。在蒲城方言中可以说：一个人、两个马、三个汽车等等。

3 蒲城方言的语音特色

自称词“我”，在蒲城用○(俄)来替代，“e”，“ca”，“za”对应的字都是“咱”。用○(nia)来指别人。蒲城一带把“说”发成“suo”如：你 suo sa? 即你说什么呢？“没什么事”说成：“mo si”；“这饭菜的味道很咸”，蒲城人说：这饭 han 的很。还有蒲城的椽头蒸馍很出名，在蒲城县西北地区有人说，蒲城的蒸馍拿秤称，音：(pu keng de geng mo na keng keng) 可见其发音之硬、咬字之重。

4 蒲城方言中的谚语与民谣

在关中流传着一个民谣：“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辞源》对“刁”的解释：“狡诈”；“故意使人为难”。“刁蒲城”自然是说蒲城人“刁”。因为蒲城曾有敢于违反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的封建纲常和道德规范的王鼎和“张大架子”即张汝骥，也有为了维护正义、民族与国家利益和尊严，不惜牺牲自己性命，天不怕、地不怕，铁骨铮铮的血性硬汉子杨虎城，这些正气凛然的人物就是“刁蒲城”的代表。

“男人是巴耙耙儿，女人是个匣匣儿。不怕耙耙没齿儿，只怕匣匣没底儿。”这支民谣，通俗易懂，无须多太多解释，它是一首反映婚姻爱情的民谣，旨在告诫小两口过日子要克勤克俭，开源节流。

“南方秀才北方将，关中愣娃坐一炕。”关中愣娃的杰出代表许多都是蒲城人，其中王鼎的死谏和杨虎城的兵谏，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有“云向东，一场风；云向南，水漂船；云向西，水济济；云向北，晒干麦。”“亏把人吃不死，便宜能把人占死。”等很多经典的谚语，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一般而言，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方言既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

见。”^[6] 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而言，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是一条捷径^[7]。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曾经说：“中国的文化保存在语言中。”蒲城方言是蒲城人民的交际工具，同时又是其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情，民风，经验，教训以及喜怒哀乐都沉淀在其语言里，构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

三 结束语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蒲城方言及其地域文化，管中窥豹，我们不难看出蒲城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和淳朴、豪放的民风。了解一种语言，也是学习一种文化。游离于文化之外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可以用语言反映出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在语言中得到保存。方言代表了民间最纯正，最鲜活的生活状态，它不但不会扭曲、遗漏生活信息，反而由于其高的可信度，为史学家、语言学家提供了难得的史学和原始语言的研究资料。蒲城方言是其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深入研究方言词汇以及它所表现的地域文化内涵，可以使我们的探究蕴藏在语言中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特点，同时对于普通话的推广也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 [1] 钟峻, 许之所.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9, (4): 135~139.
- [2] 祝晓瑾. 社会语言学概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32.
- [3] Wardhaugh, 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65~66.
- [4] 陈建伟. 地域方言词语的民俗文化内涵[J]. 邯郸学院学报, 2006, (2): 37~39.
- [5] 胡媛媛. 规范语言文字与弘扬民族文化[J]. 文学教育, 2008, (21): 114~115.
- [6] 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3, 88.
- [7] 李如龙. 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48~56.

On Pucheng Dialect and its Regional Culture from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CAO Wang-ru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s; pucheng dialect; regional culture

Abstract: In Sociolinguistics dialects can be divided into regional and social dialects. Regional dialect refers to a single particular variety of the language which is used in a specific area, so it has a stro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local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carry on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some dialects in Pucheng in order to further propagandize its social culture and customs.